

新式標點

墨子註

楊逸書齋

六

新式
標點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

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昭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子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修身

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泄面，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其在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

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叛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闕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年十八歲，在昭陽單闕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瓊香閣。

新式
標點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為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高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為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二十五篇。宋

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權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倞據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胡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

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眾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修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

染許由，桀染于莘。于舊作子。說苑作于莘。原有推侈。韓非子曰：桀有侯侈。紂染崇候也。所染篇。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

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文。足以朽肉。節葬篇。三寸之棺。原作文。足以朽骸，深則

通於泉。原作文。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泉。節用中篇。

諸候不得資己為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三公不得資己為政，有天子政

之。天子不得恣己為政，有天下政之。舊有。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吹。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

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

娶。公孟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子責任。二字

也。求墨子曰：「汝聞魯人語原作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官預葬。」四

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

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

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

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

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

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為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實言在七十年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于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戶侯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苟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飾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為。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樹諸學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與。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親士至尙同

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衛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謬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民，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官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墨子篇目考

八

墨子篇目考終

新式標點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總督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修身篇無稱子

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

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征天下桓公

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尙攝中國之賢君尙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攝合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攝同攝廣雅云抑安

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爲用民吾聞之

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肖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

君子自難而易彼，言是處子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

舊脫此字。究其情，內省不疚，疚，究同。猶云雖雜庸民，終無怨心。雖雜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

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

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個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禮記云：言容諂諂，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

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

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當為瘡。說文云：瘡不能言也。暗，宋齊謂見泣不止曰暗。非此義。玉篇云：瘡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

亦遠臣則唵，與噤音義同。史記朔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戶陰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諂在側，善議障塞，則

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

樂之。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銛者必

先挫，有五刀，此其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為韻。靡字靡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菑音相近。

近伐為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均暴為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

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

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

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

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

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

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裴引此與舊同。魏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

古無源字。本書修身云：原濁者流不河。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以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鎰。只

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

如鳥。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鳥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濼。

說文云：濼，雨大兒。然此義與明濼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大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從彡，在兀上。高遠也。白虎

通云。堯猶曉。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

速涸，說文云。涸竭也。逝淺者速竭，堯堯者以土。何休公羊學曰。堯堯不生五穀。其地不

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脩治之字。從三從冫者。脩。第二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聞，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惡之言。玉篇云。惡他得切。惡也。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忤也。玉篇云。扞，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亥。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許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疑作。日盛，君子之道也。

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人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為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為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為五色。故染不

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明。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明也。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

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干辛。又慎夫云：桀為無道。

干辛，任威陵，譎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文云：桀用干辛。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為惡。亂行表又作干辛。同說苑。推侈本書明鬼云：王辛。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為惡。亂行表又作干辛。同說苑。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作虢云。

饒榮二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幽王染於傳公夷蔡一本作祭。公穀公鼓祭公敦。此

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此戮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四王

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疑當為卻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楚莊染於孫

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實有沈尹蒸。楚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蒸辭曰。期思之鄙

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

沈尹坐。案申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

巫坐皆字之誤。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鄒人。此五君所

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旌呂氏春秋長作張。作旌生

厭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三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

疆其家臣高彊齊子昆之子。奔晉為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誤太宰嚭

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嚭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作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尙染於魏義偃長呂氏

作偃。高誘注云。尙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禮誤。此六君者所

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

亡，舉天下之貧暴苛擾者，擾攪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

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

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

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

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治。則段干本

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夏段干木。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傅說之徒是也。其

友皆好衿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

豎刁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刁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刁，丁亥切。亦姓。俗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爲堪。字假音。

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儀，幹也。儀與機音相近。又說文

云儀度也亦通。

從事必法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為

之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

繩，正以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

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已。猶勝于已。故百工從事，皆有

法父母。

父母不可法。

法世尊。

所學不可法。

法君。

君不可法。

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

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與何如同。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天下之為

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

奚？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

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

法天。

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牒羊當云牛羊，豢犬豬說文云：牒，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牒，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爲酒醴，黍盛潔字正作絜。說文云：黍，稷也。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

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禍者，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紂，臣憚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爲求。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

舊脫此字。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為韻。一本有。

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為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為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

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為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為韻。故食不

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為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

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為韻。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

四穀不收謂之饑。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饑饉。師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餉。師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

五穀不收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

不孰為饑。不孰為饑。不孰為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

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則盡無祿，稟食而

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

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養字。說文云：養，熱食也。而不盛，徹驂駢。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駢。

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塗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蘇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說如阱。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饑重其子，言重子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也。說文云。季。穀熟也。故曰時季。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年旱。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饑甚矣！離。讀如羅。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

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閩

閩內。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

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

之寶也。兵其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

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

又厚為棺槨。舊作槨。俗寫。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當為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

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殫。盡也。

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

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

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

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墨蓋夏故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 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 太平御覽引 未知為宮室 舊脫此字。据 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

下，潤溼傷民，三句太平御覽引 故聖王引作人，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製。 曰：高足

以辟潤溼，辟，避字。假音。 邊 太平御覽引作中非。 足以圍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圍禁也。 上足以待

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 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假音。謹，靡字。 費財勞力，

不加利者，不為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此下舊接是故聖王。當云以其常。舊三 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

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十九

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便生。 不以為觀樂也，作

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辟。僻字。假音。 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

可得而治，財用可而得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

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 為宮室

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

皮魏文類聚引說文云：皮作衣皮毛非。帶菱說文云：菱乾芻。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

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修其城郭云。絲麻、柵布、絹柵字當為柵。說文云：柵束也。以為民衣，為

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為輕且煖文選注：煖引作煖。夏則絺綌輕且已上七字

適北堂書抄引云：以抄增。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

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是，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

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

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管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

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

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

詹，讀如澹然無為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

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

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當爲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

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

非爲身體，皆爲親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

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

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執。

說文云：執，種也。从圭，執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

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

鼈。太平御覽引此蒸作庖，蓋作繁。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

作前則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節饘，飾若覆食之藉是也。饘說文

云：飯傷溼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餓，當爲饘說文云。

饑餓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雖太平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

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利民之

事。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

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

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

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

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姦多則刑罰

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

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

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

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雌雄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

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私蓄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

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箏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說文云：耨，除苗間穢也。耨或字此省文。秋斂冬

藏，古只作臧息於聆當作。岳太平御覽引作吟謠之樂。今夫子曰：「聖人不爲樂，」此譬

之猶馬駕而不稅，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

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第期。今据太平御覽改。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

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

又脩舊作循今九招。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据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武王勝殷殺紂，環天

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

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

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

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

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

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

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一終

新式
標點
墨子卷之二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繹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尙賢上第八

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尙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

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佐當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爲左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萌。俱字之衆，四鄙之萌人之假音，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異。一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言所從入富本如此。

門。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卽蒲州府。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天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兔置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詩卽賦闕。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故七者所

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尙賢。」夫尙賢者，政之本也。」

尙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

察尙賢爲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尙賢之爲政本。何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

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尙賢之爲政

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

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

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作爲進賢。然後聖

王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

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退，蚤字同得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治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絮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惟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

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臆。」舊作子懋。虛。以意改。

孰能執執，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

譬之猶熱執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母得賢人而使之，毋讀如貫。習之貫。般

爵以貴之，般讀如頤。賜之頤。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

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

宵樂在君，常爲寧。經。典通用此。憂惑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

人以尙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

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

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食。一本如此。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

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

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

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爵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已以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之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倣字假音。說文云：倣，好也。玉篇云：倣，音倣。妖媚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

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尙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暨年，猶言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

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

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涕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甯，刺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樾，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河瀕，此古澗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亦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為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為強也。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濩也。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疑蒲澤。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漢書作藝。玉篇藝嫪二同。色藝切。有藝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伊氏以伊尹併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伊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嬀人養之。長而實。湯聞之，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伊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高誘曰：伊尹為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具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郿陽非。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引作傭。築乎傅巖，史記索隱

孔安

九

墨

子

卷二

九

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獫狁十
里河西岸吳坂下，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
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
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
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
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
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
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尙尊天事
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
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
「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
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

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

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其罰者誰也？曰：

『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積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

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

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繇寡，有辭于苗。』曰：羣后

之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乘傳云，據此當作匪。繇寡不蓋。孔書作悔。德威維威。孔書作畏。德明維

明，乃名三后。孔書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氏維刑。孔書作哲，作折。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

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鄉，鄉讀如向。下施之萬民，

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一本作究，非。小

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訓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疆，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疆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卽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尙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尙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若苟

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惟母以尚賢爲政。毋同慣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

牛羊之財材同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能使。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能使。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即恆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

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佚也。女師，見詩云。

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

居北海之洲，善正義云：戶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

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園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

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

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

可而利天，而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

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

王曰：「於孔書來，有國有土，孔書國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在今而安百姓，孔書

爾女何擇言，孔書無女字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爾不能擇人而敬爲刑，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豈距字假音年之言

然曰：「晞夫聖武知人。」

晞疑當
从目。

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

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

「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

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

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

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

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

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

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

人骨肉之親，斃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爵不當暴，其所賞

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放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殞省文，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隱即匿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即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亂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子菱，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麟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鸞青紆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紆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欲將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新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二

二八

墨子卷之二

新式
標點
墨子卷之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尙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尙作上。

天下之亂因之

虐同乎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舊作非字也字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舊本初俱作列非。說文云：列，厲也。或從夕。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虐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

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與同如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僂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僂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

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濛濛而至者，溱同濛。太平御覽作濛。史記三濛音。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

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死餘財，不以相分。列舊作列。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幼長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見上。

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

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

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

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亦必是之；鄉長之所非，亦必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

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作
子一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
 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舊將
 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
 疫，辰疹字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
 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本書多作以祭祀天鬼。其
 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
 』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以之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
 也。故古者賢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

之所便利，而能疆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得。此字舊脫

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

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疆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

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

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苗舊作量。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畫衣

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

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道之。日，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

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虐。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

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

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

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

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為距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為卿。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譬。讀如僻。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母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母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

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尙同·今據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據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千數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一之視聽也！堯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人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

晉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則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實。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中與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同上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据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

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薄者舊作薄，一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選文
注引作古者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
同天之義。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
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
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
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
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
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
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
爲善將賞。舊作毀，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
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

是以爲暴者必不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如一本此。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

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尙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

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

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一本無此字同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

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為說也。尚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

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夫用之

治天下不猶雅云：窮也。猶云：無間也。窮，小用之治一國一猶雅云：窮也。猶云：無間也。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

「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

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

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

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

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親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

成之。二字一本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

「一目之舊脫此字一本有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舊脫此字一本有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二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尙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改，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舊作唯以意改欲母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三

一八

墨子卷之三終

新式
標點

墨子卷之四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兼愛上第十四

志好之字作志。从攴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可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

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据下文增。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非下，舊倒。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

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父子不慈，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

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作根作傲。此敖字假音。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

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御覽引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辟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改。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練此練。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公大布之衣。辟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脅，舊作肱，據太平御覽改。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鰲黑之危。鰲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鰲黑，只作黎。玉篇云：鰲亦作黎。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从支，舊此下有曰。鐘鼓之字从支，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之寶。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

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荷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

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

此濟字當為汾。即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沅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

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

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水名。

即龍門。以泄渠，孫皇之水。其水。北為防原派。注，疑即雁門。後之邸，詳。噓池之竇，即漳水。

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即酒為底柱。說文云：灑，汎也。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

大陽縣東河中。搗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

碛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鑿為龍門。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搗地志云：龍

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

二縣。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貉非文中作貉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郡。廣，即少廣。稟，即貉也。東方漏之陸

防。陸防疑即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孟諸之澤，澤在今山東廣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灑

爲九澮。此以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云：澮，門限則，此蓋以澮東土之水。言限也。玉篇渠儂切。以

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

以利荆楚于越。四字舊作楚荆越。南夷之民，江淮汝在

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

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說文云：齏，惡滯也。从

來从向，來者，向而戴之。故田夫謂之發矣。穡，與齏通。天曆臨文王慈。漢書武帝紀云：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

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連同緣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榮，或作悒，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

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隄，

或爲隄。慈天子傳云：研山之隄。玉篇云：隄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隄。案隄隄字皆說文隄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

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本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舊云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一本作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人與當云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

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舊脫此字。据上文增。別也。然卽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由同。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屬字省文。說文云：兼。

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寒。寒也。

在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

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

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平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

正。是故以聽其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勤舊此下有為字。一本無。幸乎？而有

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待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

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令唯母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本如此。

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

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

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

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

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待養，死喪不葬理。」當為禮。說文云：禮，瘞也。玉篇云：禮與禮同。本齊或作禮。別

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

異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

敵，退賭其友，亂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待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

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子。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

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

胄，說文云：嬰，將往戰，死在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

乘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

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

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

拂。善作兼費，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

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

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此泰一本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黼

黻而過卻也

卻舊作隙。据文選生引作却云古隙字。却即卻也。說文云。隙。壁隙孔也。卻節卻也。節卻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

是故退睹其

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

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

舊作萬一本如此

萬民之身後

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

舊脫此字以意增

萬民飢卽食之寒卽

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

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

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當爲轉死溝壑中者

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

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取兼

二字舊脫据上文增

此言行拂也不識

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

一本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

一本作木，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

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

六王者親行之，何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劉

注左思賦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

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

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

惟秦誓為然，雖禹誓者，禹之所誓也。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

孔書非惟小子，敢行稱亂。此八字。蠢茲有苗，用天之罰。此四字。若子既率爾羣

對諸羣以征有苗。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猶衆。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千福

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

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湯詩文。「惟予小子履，

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詩此文。是湯禱旱文。

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孔書作未知。滌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皆與

微。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

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

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

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旣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當卽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

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作撮。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殺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玉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據前後文，當爲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羸羊之裘，練帛之冠，且直之屨，且，音爲粗。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益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

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四

四

墨子卷之四終

新式標點 墨子卷之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

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

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

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

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廡，

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

取人馬

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

不仁愈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裳，

地。讀如終朝三挖之挖。陸編明易音義云：據鄭本作挖。徒可反地。即挖異文。

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廡，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

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

義。今至大為攻國，據後文云：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作之，一本，舊脫此字。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

可也。一本作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

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

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

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

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

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

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謂之義，

可為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士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幄，木帳也。幄當从木。往舊作往。一。本如此。而靡弊，腑腑卽腐字異文。冷。冷不反者，爛音相近。當爲爛。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死往舊作列往。以意改。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糧俗玉篇云：糧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能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

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

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必數於

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

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不勝而辟此開字之假然則

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

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節攻戰者言曰舊作也

如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

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

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

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

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萬人食此若醫四五

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

蕪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

淮南子地形訓作瀧隘高誘曰：瀧隘今宏農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

甯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襄陽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鄖縣。文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中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襄陽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魏攻襄陽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戰於柏舉頭山。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距千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

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

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

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五湖見

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

字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

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

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

國以亡。昔者嘗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

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勤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興土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鑿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同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中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申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中中人之利」

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義一者，聖王之法也。本如此。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知讀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變刈其禾稼，斬其樹木，一本墮其

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爲壘。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斲殺其萬民，斲字从刀。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鬪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返撓。罪死無殺，以譚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卽憚字。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神。據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

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官府，其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

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縷也。縷，或字。

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餓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僚，住也。楚人名住曰僚。廩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

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

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今

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不為不義，非

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

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

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

拆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

令，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搃矢有苗之祥，

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引作夏

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

桀時，天有駘命，駘當是誅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鷓鳴十夕餘。盧云：鷓字未詳

著作：鸛與鶴同。天舊說此字，据文選注增。乃命湯於鑣，文選注作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

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堪，此錢字之假音。說文云：堪，類聚引作戡。之，餞，殺也。爾雅云：堪，膳

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

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降。

火融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

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薄。呂氏春秋云：湯管約于郭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

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為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

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 薦章天命，通於四方，而

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

之。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薄。太平御覽作紂

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引作雀，銜

珪，初學記引作書。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秦

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据文選注。』予既

沈漬，魏文類聚引作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

魏文類聚 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魏文類聚文選注引作載。之。武王乃

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太平御覽引作錫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之旗。

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實爲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

鑿湯之緒，此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

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

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鬬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字當此睢山之間，此卽江漢沮漳之沮。越王

緊虧感云卽無餘也。緊舊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非以意改。出自有遽，未詳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

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

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

千餘千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

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

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也。子墨子曰：

「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入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巨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日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增察者此也。」終

新式標點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羊紐不加者去之。羊紐二字凡四見。辭。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羊紐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圍寇亂。

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舊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幸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幸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無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

攻伐鄰國，毋與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餒餓，攻城倭即援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為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鞮說文云：韋，總也。鞮當為鞮。說文云：柔草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

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入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

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

之和。芬字同旁。不致遠國珍饈。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異物。』說文云。饈。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

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陽谷。昧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

稷不二，羹臠不重，飲於土埴。當為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甌。噉土餽。徐廣

曰。甌一作溜。說文無溜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噉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餽。鄭君注周禮云。餽羹器也。後漢書注

新。飲土盞。噉土餽。纒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選注亦以為此文。案出韓非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

文云。頰。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緹之衣，輕且暖

也。或从人免。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鹹切。案緹非古字。當為纒。考工記云。五入為緹。鄭君

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鹹切。案緹非古字。當為纒。考工記云。五入為緹。鄭君

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纒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緹義合。說文無緹字。是知當

為纒。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

人，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

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兔窟也。此鑿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爲氣，據下篇有云：氣無於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避，夏，下潤溼，上熏蒸，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篇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說文云：葬，藏也。从殯，在殯中一其中所以藏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葬。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為約之意。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辟同

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

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量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

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為

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

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

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

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

沒。盧云。今述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

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

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

則字据下當爲卽。

行卽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卽相非。行

卽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

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

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

之事也。舊脫此字。据前後文增。

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

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作霸。

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

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治。前作

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

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故興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

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

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母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母同以為事乎國

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舊作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

必繁，邱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正同殆竭家室乎？當云諸侯死者，虛車府

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歲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筵壺盥

槨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盥。高誘曰。以冰水漿于其中為盥。取其冷者也。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

「天子殺殉，古只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

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緘經，翁義未詳。說文云。緘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

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也。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又相牽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

寒，使面目陷隤，當為陬。陬之訓陷隤。言面瘦稜稜也。盧云。玉篇有殯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有殯。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

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

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闢草，辟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一本作晚。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

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紝紝

二字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以同已。

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

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

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母舊作無。當是毋。譌爲毋。又譌爲無。以意故。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

父兄弟孳子，其同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數月；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

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白：』上士操喪也，必

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

百姓冬不仞寒，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

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

人民，而旣以不可矣。以同。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

意。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

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

不舊有行字衍文。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

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

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

食也。內續奚吾，四字未詳。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

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喪，未詳。而母貧已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

故求以治刑政，而旣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

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爲厲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据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据上文改。攻之。今惟母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母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

則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

餘書亦多作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為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

母及泉，土母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

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

「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法也。」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道也。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鈔引作北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蛩初學記引作鞏，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亦

從。葛以緘之，既泥。泥當為犯，空字之假音也。而後哭，滿罔。古無此字。當為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罔，苦感切。亦

與坎無封。後漢書注引作空。封空聲相近。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道死，

葬南巴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

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巴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古巴地。衣

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衣

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穀木款非。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

教于越者。史記集解引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衾作裘非。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

陵，死於澤者葬於澤。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糊。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罔。土地

之深，下母及泉，上母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壘，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壘。則壘當云為其上壘。前漢書注作壘。若參

耕之畝，則舊作取，據前漢書注改。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

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

法。太平御覽引作以法，為埋葬之法也。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三操。闔同

操同。假音字。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盃，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

塗。捶當為捶。說文云：堅土也。塗當為塗。說文玉篇無塗字。言築塗使堅。差通壘，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

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鄉，省文。吾本言曰：意亦使

法。舊脫此字。一本有。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請一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

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猶言操而不擇哉？』擇同。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鮫沐之國者，鮫奮作鮫，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鮫，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軻才，新論作軻才。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謂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在傳曰：人不可以善死自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太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

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般敬。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

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引列同。平廣記引作列。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

者。渠舊作渠。据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爲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

而焚之，燻上。燻即熏。字俗寫。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燻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

以爲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

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

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

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

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蒞漏，氣無

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會。」言期。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俱乎祭

祀。說文何。飲也。飲訓便利。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新式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欽 賜一品頂帶畢 沅注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

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 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

舊作其一本 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

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

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皆可不慎矣！

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

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日，以意改。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爲淵。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一本此下有我字。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乎福崇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_{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次忒字省，文下同。一本作忒，俗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將軍大

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
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
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
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
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犧牛羊，豢犬彘，潔爲粢二字舊脫，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
神，以求祚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祚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
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
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
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
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當有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
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

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方爲旁或當，爲數字之壞。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
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据上當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牺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邑，非，以意改。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

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背行反此，猶倖一本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夫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儁明知之，稿當爲稿言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

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駟天明不解之道也。剛與訓同，言訓釋天道之明。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皆有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有內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惟母明平。

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今若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據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崇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

天爲之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仁

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

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今夫天

兼天下而愛之，撻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撻，旁擊也。但未詳撻遂之意。若豪之末，豪本作蠶，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

非天之所謂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

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

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

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以臨司民

之善否，司讀如何。俗从人。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本如此。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平

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

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据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一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据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

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

「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

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下下文亦然。

鏤之金石，琢之槃盂。

後漢書注引槃作盤。

傳遺後世子孫。曰：『將

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

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

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

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

居下文云既可謂知也。此句未詳。

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

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主，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

『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太國則攻小國，處太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

詐謀慝，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

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

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官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儻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廖匪屬，非命中作毋廖其務。据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儻務同。廖儻皆懲字之譌。儻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据也。孫云當作無廖，其務言不勦力。天下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天亦縱棄紂而不葆，書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秦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本作志，疑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

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

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据下文當有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

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犧參其牛，美犬彘，潔爲黍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嘗有祠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擲參其牛羊犬彘，潔爲黍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

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服此字，據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此三字。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

稷說文云。按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按子辱矣。玉篇云。按于粉切。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

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

句疑有脫誤。

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

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

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

無志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

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爲志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

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

詳『吾處大國而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

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

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即勁刺，拔音同刺。不格

者，則係一本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圉，舊作園，以意改。胥靡，婦人以爲春酋，周禮云，其男子入于春，其

入于春，其義，會與酋聲形相近，說文云，杼曰也，亦春，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

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

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緇處，未詳。說文玉篇無緇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

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祖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彘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祖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彘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_{舊脫}此字。

據上文增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

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

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據上當脫扭字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

蚤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

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責。不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

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

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嘗為少而

而音同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

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

責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志，當為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

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

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誥字據上文當爲誥。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七

七

墨子卷之七終

新式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正同是以存夫爲人

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兄弟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

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舊脫此字，据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

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

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

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

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

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

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

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

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爲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

謂存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

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

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

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

之。」文選注引作必。章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

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文案章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

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

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作射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斃。太平御覽引作誤。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而死。國語云：內史過

鄆。章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文選語范宣子曰：昔伯之祖。在周爲唐杜氏。章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

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

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讖其子也。說文云：警。戒。此異文。曰：「戒之慎

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据後文改。若此之潛也。」說文云：潛。隱也。以若

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

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

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為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簡公平公。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母知亦已，死人

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

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

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懾。」

「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

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詒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秦厲之屬也。宋歐陽士

祀。堯之五吏為證。後世統謂之廟。 祿子杖揖出，祿，祝字異文。祿子，即祝史也。玉篇云：祿之俞切。呪，詛也。又音注。 與言曰：「言神馮于祝

「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黍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怪

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 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

繼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繼，絡也。以緡布為之。繼之中，絡負小兒。師古云：即今之小兒彌也。居文反。 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繼之中，則非春秋時宋

文公也。 官臣觀辜特為之，祿子舉揖而稟之。稟同 殮之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一本有。 宋

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一本有。 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

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懾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

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 之臣，舊脫此字。据太平御覽事類賦增。 有所

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中里微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微。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

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猶同。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二羊，

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事類賦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油漣。說文云：油水

未詳。疑血字。搃羊而灑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灑當為灑字。言以水灑血。搃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為有極字。云為搖也。焉可為

寡力可。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讀中里微之辭，未牛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

祭。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微。折其腳，祧神之。疑當云跳神之社。而奠之，殮之，盟所當是時，

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故。著在齊之春秋，

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盟。』當爲。先不以其請者。請當。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潛遽

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

林幽澗，母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

人耳目之請，當爲情。下同。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

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菡位。菡，菡字假音。說文云：菡，朝會束茅表位曰菡。春秋國語曰：茅菡表坐。韋昭曰：菡，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膾肥倅毛。倅，倅字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爲犧牲，珪璧琮舊作璜。一本如此。璜，稱財爲度，必擇五

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曰：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

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

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繼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或恐其腐蠹絕滅，後世

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槃盂，鏤之金石以重之。猶當為恐後世子孫不能敬

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書讀若威。文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為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

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

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

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

舊亦有何書三字。衍文。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佳古惟字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舊誤作佳亦舊作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宵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轸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同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

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侈於社。」此孔書甘誓文。賞

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侈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

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侈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

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

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

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

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從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

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

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

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

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

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

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當為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

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

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訴天侮鬼，下殃傲

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湯

以車九兩，烏陳雁行，湯乘大贊。疑輦。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疑有。王乎禽。當為手禽，或云乎同。

呼。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修，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修戲，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

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兇虎，

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

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

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御覽御引作訶。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

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剗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

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輛，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

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逐。奔入宮，

萬年粹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轆，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

侯僂。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

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神

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

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戮詳字。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

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

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

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

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妣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慎

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有，是得其父母妣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

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

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牠。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

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

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

得者臣一本無此字。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

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

之也。上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

母兄弟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中實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笙簧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無此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鴛鴦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蓬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培潦水，折壤垣，舊作垣，以意改。而

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

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

『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

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賚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

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

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

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作吹笙竽。而揚千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

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

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

竽笙，而揚千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

『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瑟琴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與樂于民間
憂志去補

與樂于天下
治亂之聞

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母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臥正字。玉篇云：臥補目切。目骨。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即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即眉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天鍾鳴，鼓琴瑟等笙之聲，既已具矣。据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玉篇具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興樂，

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穢字从禾，俗。寫誤从米。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

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

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

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

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

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蹄即躡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為綈屨。綈即轉正文說文云：綈，脛衣也。因

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雉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紉，衣食之財，固已具

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

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始

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

子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

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綳布繆。細舊作細。盧云：當為細。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繆。鄭君注禮記云：繆也。繆讀如繆。

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

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

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

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

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舊脫此字。夙興

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綳布繆。是故布繆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

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

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敢有孔書云恆舞于宮，是孔書謂巫風。』」見文

伊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律字假音。說文小人否似一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

佯佯舞當爲樂。樂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黃嘉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

不順此八字。孔書無。降之百舊作。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玉篇云。祥徐羊切。女鬼也。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厥宗。已上

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啓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

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啓乃淫溢康樂野于

于野。飲食將將，銘竟磬以力句未詳。竟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江聲。注尚書云。竟當爲竟。竟喜說也。湛濁于酒，淪食于

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周弗式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啓后子此儻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三嬪于天。

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啓盤于涖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啓子。不可奪也。江聲又云。啓乃

字當爲啓子。啓子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

士君子，誠舊作諱一。本如此。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

禁而止也。

墨子卷八

七

墨子卷之八

新式
標點
墨子卷之九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譟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

命天則天。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駟阻字，假音。說

文云：駟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

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

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駟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

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

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

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

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

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

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於桀紂，則天下

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

嘗尙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憲

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

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

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

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曰：「吾當未鹽，此盡字。之諱。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

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爲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

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

也，百姓之誅也。說百姓之誅者，爾雅云：誅，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

「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

幹主。幹當爲幹。此管字假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當爲

說文云：亳，京兆涿陵亭也。人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

陳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溝。書傳及本書亦多作溝。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理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

絕長繼

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率其百姓。以上尊

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

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

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

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

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征

諸侯。鄉者言曰。鄉。同。舉。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

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勸沮。是。是

以入財。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

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

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据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据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涂猶術。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

中，孔書作夏王有罪。矯下，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

用喪厥師。龔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官事上

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禍厥先神。禋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

漏。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据上文當有之字。

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

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

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

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

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下篇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

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

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

之柰何？發而爲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或

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

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

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

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
 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
 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
 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二代有若言以
 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三代之聖
 善人與譏如意亡亡同。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
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
 教順其百姓。順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十故
 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
 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
 故國為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

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其繆。不慎其心志之辟，僻。外之歐聘

田獵畢武，說文云：古文驅从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三字舊脫。我舊作而。二罷不肖，我為刑政

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作覲，一本

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

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舊作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

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

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

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厥二師，下篇作用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

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言事上帝，棄闕其先

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勗其務，言毋勗力其事也。士二篇俱當從此。孔書作罔

亦不棄，繼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之

不國有之曰。女母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為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為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義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舊脫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據前篇。當為情。惡乎用之。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

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

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

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此字。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

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聘田獵畢弋，內

湛於酒樂，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

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

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

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

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

人舊脫此字一本有術之術同。此皆疑衆遲樸，言祖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也，固在前矣。是以書

之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

之曰：『尤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

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作憎，用爽厥師。』

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

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詳。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

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

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略見孔書泰誓。昔紂執有命而行，

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

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

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類舌而利其唇，眠也。眠，臆字省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臆字云：或从凡从昏，此省日耳。中實

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

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

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

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

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

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夙興夜寐，強

乎紡績織維，多治麻統，說文云：統，絲曼延也。葛緒紵字捆說文云：捆，束也。此俗寫。布縿而不敢怠倦

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黜

母在乎王公大人賁，句。此貴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

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維矣，王公

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

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維，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

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為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

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

抃其國家，失。拓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申實

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孔叢語墨籍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

句。其與期同。言舊脫此字。後子三年。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其父在爲母期也。妻据下文增。後子三年。歲有三年之喪。三周禮如此。伯父叔父弟

兄庶子其與期同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

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

宗兄而卑子也。盛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句。弗與登屋窺井，挑鼠

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慙愚甚矣。說文云。慙。愚也。愚。慙也。玉篇。慙。降切。顏師古注漢書云。古音。下細

反今則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祗禱為僕說文云祗敬也禱衣正

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為

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舊作傳據者當云儒迎妻妻之奉祭祀子

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

同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為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

夫憂妻子以大負桑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私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

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者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窮達賞罰幸否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示从夭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羣吏信

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

而儒者以為道敎是賤天下之大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

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倨說文倍本棄事而

反陸德明爾雅音義云徐望仙切

安怠傲。舊作傲。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

羶鼠藏。爾雅有羶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羶者，類裏也。郭云：以類內藏食也。字林而羶。羶鼠藏。即盼鼠也。說文云：羶，盼也。玉篇云：羶，胡尊切。田鼠也。羶舊作羶誤。

羊視。爾雅云：羊牡粉。注：羶，廣雅云：二歲曰羶。說文云：羶，壯羊。羊視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羶，羊也。然則羶粉皆壯羊。賁，羶起，易大畜云：羶，豕之

劇豕。今俗猶呼劇豕是也。案說文作羶豕。崔以意改之。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云：兗食。獾與羶義同。劇者，性假音。玉篇云：獾，扶云切。體也。

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兗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夫喪

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翠，肥。疑

脫。恃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

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

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

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羿，羿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仔作甲，仔，即杼。少康子。奚仲作車，

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樞。太平御覽作經。事類賦引。應云：世本作輿。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函

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鞞·蒼頡篇有鞞·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鞞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鞞即鮑也·皆君子也·而

仔奚仲巧倕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

人·以·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舊作強·据上文改·則助之胥車·一應之曰·若皆

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

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

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

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遂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

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

上文·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

下之鳴鐘·撞之以·豈能發其音聲哉·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

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力恬漠待問而後

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同

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

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

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說文云：噎，咽也。讀若伏。噎，飯室也。會與噎同。不言之意。曰：

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

官，遠施用徧，舊作徧，以意改。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

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做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

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

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

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復

孔叢語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

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

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孔叢引殺作弑。非

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趣讀促。非

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

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

脫當為況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

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

與此多同。浩居作浩據。玩案史記作倨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

使守職，宗喪循哀，孔叢史記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使導衆。

孔某盛容修飾，以盡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

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素壽不能盡

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

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營與陶音相近。盛爲聲樂，以淫過民。當爲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

以導衆。孔叢作家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

二字舊脫。「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

志盧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鷓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鷓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

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爲鷓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聞齊將

伐魯。言伺其間，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

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

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孔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

奉。舊作於。據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句決植。列子云：孔子勸

而不可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聞。此云。孔某窮於陳。決植。卽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鬪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繼之。

蔡之間。孔叢窮。藜羹不糲。藝文類聚引作藜蒸不糲。北堂書抄作不糲。太平御覽作糲。一作也。古文糲从參。則糲糲古今字。十日。子路爲享豚。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卽烹耳。孔某不問肉

之所由來而食。藝文類聚引作不問。號人衣。孔叢作紉。以酤酒。孔叢作沽。孔某不問

酒之所從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

與陳蔡反也。文選注引。孔某曰。來吾與女。當爲語女。曩與女爲苟生。且。今與女

爲苟義。舊云曩與女爲苟義脫。夫飢約則不辭。忘。妄取以活身。羸飽僞行以自

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孰然。舊作

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辭。天下喪友。苟子亦同。作造案就感造。三音皆相近。此時天下

汲乎。舊作坡。以意改。周公且非其人也。邪何爲。亦舍。舊作舍亦。家室而託寓也。

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子弟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舊脫此字。據孔

證云。以亂衛增。乎衛陽虎亂乎齊，孔叢作魯。佛盱以中牟叛。秦雕刑殘。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詰曰。非行己之致。莫大焉。莫上當脫一字。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九

三四

墨子卷之九終

新式標點 墨子卷之十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經上第四十

此蓋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濤經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止以久也。以同。體分於兼也。孟子云。

體必不已也。言事必行。知材也。言材知。平同高也。言上平。慮求也。謀慮有求。同長以缶。缶即正字。盧云。正古。

文正亦作缶。沅按唐大周刻石投必缶覺如此。相盡也。知接也。知以接物。中同長也。中孔四量如一。恕明也。推己及人。故曰明。厚有

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句缶南也。義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直參也。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于

前。禮敬也。圓一中同長也。一中。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行爲也。方柱隅四謹也。謹疑。雜字。實榮也。

謂句移舉加名舉擬實也。知句聞舊作聞。據經說上改。說親句名句實合爲句言出舉也。

聞句傳親句且舊衍一旦字以意刪。言然也。見句體盡句君臣萌疑同名或同氓。通約也。合句

宐句必句功利民也。欲句權權且惡句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存亡易蕩

治化句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句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體不合不類句

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句久彌異時也。言不易其時。故曰久。守彌異所

也。言不移其所。故曰守。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句猶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舊

也。也。據下文改。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句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

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句損句偏去也。言俱是去其半。服執說音利。沅案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巧轉

句則求其故。大益句儂稷稷句。經說上作响。法同則觀其同句庫慮云。庫疑庫。與障同。見下文。易也。

法異則觀其宐。句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句無非。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破取其相。

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即正讀亦無背于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說在同，所存句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
小句五行無常勝，說在宜，物盡句同名，句二與鬪，苟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句麗
與夫與履，句一偏棄之，謂而固陋。言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說在見與
俱，句一與二，句廣與循，句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句不能而不害，說在害。
句損而不害，說在餘，句異類不吡，說文無此字。玉篇云。吡，毗必切。鳴毗毗。說在量，句知而不以五路
說在久，句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必熱，說在頓，假句必諄，說在不然，句知其所
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
同，說在病，無句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句疑，說在逢，句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
無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句物一體
也，說在俱，一句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句字或徙，舊作徙，以意改。說在長字久，句堯

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句臨鑑而立，句景到

即今影例字正文。

多而若少，若猶順。說在寡區。句狗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也，可說在重。句鑑位

立字通。古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句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圍景

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為搏於

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句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

用過件。即午字異文。玉篇云：件，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景不從說在改為，句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

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斲。玉篇云：斲，知略切。破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斲斲義同。沉案斲即斲字。異文耳。則不動，說在端

句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句景迎日

說在搏，缶而不可擔，說在搏。句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句宇進無近說在敷

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句循以久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一。句法者之相

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句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

有不可。句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句倚者不可正，說在剗循。此句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句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句唱和同患，說在功。句買無貴，說在飯。反字異文句其賈，句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句賈宜則讎。售字古只，作下做此。漢書高帝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說在盡。句以言為盡諄諄，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飯。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件。此亦未詳其義。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三而不可逃，說在以二。說文云：參，增也。从彳从糸。彳，戈反。此字，諷亦音繁泄之繁。誹之可否，句不以衆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句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

說在重物。句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不同。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

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

必知若明慮。此釋經上知材也。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此釋經上慮求也。知

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此釋經上知接也。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

著若明。此釋經上恕明也。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于愛物。義

志以天下為勞。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為美而施之。又忘其勞。禮貴者公賤者名。

而俱有敬慢也。優慢字異文。等異論也。此釋經上禮敬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

若為盜。此釋經上行為也。言所為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

玉服。此釋經上實榮也。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此釋經上忠以孝為利，而強低也。以親為勞而能，能利

親不必得也。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為德。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經上信，言合于意也。佥與

人遇人衆愜也。此釋經上佥自作字，字書無愜字。謂為是為是之台，一本作治。彼也弗為也。此釋經上謂作廉也。廉已

惟為之知其也。蹕也。一本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所令非身弗行。此釋經上令不為所作也。任為身之

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言任俠輕財。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

於彼也，害之。此釋經上勇志之所為也。言勇敢。力重之為下，句與重奮也。此釋經上力刑之所奮也。生楹之生

禮當。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言不可知量。臥句夢句平，句淡然，句利得是而喜，則

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為

然也。平知無欲惡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之，必其行也。其言

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誹明惡也。舉告以文名舉彼實

也。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僂也。僂虎字，異文。言也謂言猶石

致也。石當爲實。此釋經上言出舉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且言然也。君以

若名者也。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誤。功不待時若衣裳。此釋經上功利民也。功不待時若衣裳。句疑

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之功也。罪犯

禁也。侗一人而俱見是楹也，若是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同異也。久彌異時也。

守彌異所也。窮句或不容尺，有窮句莫不容尺，句無窮也。此釋經上窮或有前不容尺也。盡但

止動。此釋經上盡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始當無久。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若龍爲鶉。此釋經上化微易也。

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此釋經上損偏去也。儂侑。經作民也。此釋經上儂稷稱。

庫區穴若斯貌常。此釋經上庫易也。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此釋經上動或從也。止無久之不止，當

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止以久也。其義未詳。必謂臺執

者也。臺疑握字。說文云：臺古文握。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若弟况一然者，一不然者，不必也，是非必也。此釋

經上必也。同捷作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平同高也。同長以正相盡也。中同長也。厚

惟無所大。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無所加。是所謂大也。圓規寫支也。此釋經上圓一。中同長也。方矩見久也。此釋經上方柱

隅四。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倍為二也。端是無同也。此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有間。此與下間舊

改。謂夾之者也。此釋經上有向中也。間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

內。疑穴字。及及非齊之及也。此釋經上間不及旁也。繡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繡間

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一，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

外也。此釋經上堅自不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俱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

相盡體，攖不相盡端。此釋經上攖相得也。佻。疑似字。兩有作目。端而后可。此釋經上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次無

厚而後可。此釋經上次無開而不攖也。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佻然也者，民若

法也。此釋經上佻所然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

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攸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為句欲

難其指，難即難異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

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滕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欲而騷，是

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厲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厲字，俗寫。趨之而得方，則弗趨也。是

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懸於欲之理。懸，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難脯而非怨也。怨，抵

文字。書無此字。難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此釋經上為窮知而懸于欲

為之。而信其利害否。則懸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以也。此釋經上已成以。使令謂句謂也，不

必成濕句故也。盧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凶，謂之溼。楊倞注荀玉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他合反。必待

所為之成也。此釋經上使謂故。名物句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

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句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名達類私。

若信字。疑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叱狗，句加也。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傳受之句聞

也，方不摩，句說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為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土所阻。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

也。前後文句。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為也。此釋經上名實合為。

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海經云食之已騷。欲而騷是

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廡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廡，俗寫。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

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懸於欲之理。懸，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雞脯而非怨也。怨，怒也。

文字書無此字。雞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此釋經上為窮知而懸于欲

為之。而信其利害否。則懸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凶也。此釋經上使令謂句謂也，不

必成濕句故也。盛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必待

所為之成也。此釋經上使謂故。名物句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

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句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

若信字。疑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叱狗句加也。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傳受之句聞

也。方不障句說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為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

也。前後文句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為也。此釋經上

聞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聞傳親。見時者句體也。二者盡也。此釋經上見體盡。

古兵立反中志工句正也。臧之為句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

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此釋經上合正宜必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為早臺句存也。病句亾也。買鬻

句易也。膏與滑同。盡句蕩也。順長句治也。諷買句化也。此釋經上為存。亾易蕩治化。同二名一實

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俱處於室句合同也。有以同句類同也。此釋經上同重

類。體合異二必異句二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

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合。不類。奮脫不體不字。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此釋經上同異交得放有無。比度多少也。

免劬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

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

往存亾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賤也。已上未詳。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

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此釋經上諾不一利用。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

觀巧傳法取。此擇彼間，故觀宜。此釋經上服執說巧傳，則求其欲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執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句與生鳥，句與物盡，句與大小也。已上釋經下止類以行人云云。至說在之大小。此然是必然，則俱為麀，同名俱鬪，不俱二三與鬪也。已上釋經下五行毋當勝云云。至一與鬪。包，句肝，句肺，句子，句愛也。橘茅，句食與招也。已上釋經下愛食與招。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句白與視也。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已上釋經下屨與夫與屨。屨同屨。二與一亡，句不與一在，句偏去未有文，句實也。而後謂

之無文，句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句謂是，句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句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已上釋經下一偏棄之云云。至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循堅白，句舉不重，句不與箴。疑當云不舉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願。字未詳。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句爵，句親行賈，句四者孰貴，句麩與霍孰高，麩與霍孰霍，句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已上釋經下廣與循舊作蓬。下云云。至說在所謂。疑逢同。以意改。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鬪者之敵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也。與愚也俱俱一句若牛馬四足，句惟是當牛馬數，句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句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長。已上釋經下說在俱一。宇徙而有處宇，句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已上釋經下字或徙說在宇長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句自今在諸

古也。自古在之，今句則堯不能治也。已上釋堯之義也云。至說在所異二。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

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句下者之人也高。句高

者之人也下。句足徹下光故成景於上，首徹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

於光景故障。舊作庫。盧以意改。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句景木

拖。猶言木斜。景短大，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已上以表言文尙可

詳。遠近臨正鑿，句景寡。句貌能白黑，句遠近拖正。句異於光鑿，句景當俱就

去。余當俱。余疑亦字。俱用北鑿者之臭於鑿，無所不鑿。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

處其體。句俱然鑿分，句鑿中之內，句鑿者近中，句則所鑿大，句景亦大，句遠中

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鑿者，近則所鑿

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鑿鑿者近則所鑿

大景亦大，亦遠，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已上以鏡言。故招負衡木，加。舊作如。

以意改。重焉而不撓，句極勝重也。極謂右校交繩，句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

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極權重相若也。此繩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衡反，劉直危反。相衡則

本短標長，標猶杪未也。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句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

也不正。舊作心以意改。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句重者下，句

短，句輕者上，句上者愈得下，句下者愈亡。句繩直權，句重相若，句則正。舊作心以意改。

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已上以權衡言。兩輪高，兩輪為轡。雜記云：載

以輻車。鄭注云：輻散為輞，或作輞。說文云：輞，番車下庫也。又鄭注既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輞曰輪，無輞曰輞。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也。載

弦，其前載弦，其帖。玉篇云：帖，古胡切。廣雅云：帖，車也。曹憲音帖。又音姑。案鞞音相近。疑鞞字異文。而縣重於其前，是梯

舊作梯，据上文改。下同。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却，則下直地或害之也。汙。羊

傳桓十年有云：汙血。陸德明音義云：古流字。梯者不得汙，据上文改。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踳也。

玉篇云：踳，蒲唐切。跟踳欲行。兒，正字，通以為踳字之俗。若夫繩之引帖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艤

唐宋字書無此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或音走。或。

倚焉則不正。誰辨。并字異文。石桑石耳。

已上以車制言。

夾常省文。者

法也。方石去地尺。句。關石於其下。句。縣絲於其上。句。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句。絮也。絲絕。句。引也。未變而名易。句。收也。買刀。謂泉刀。羅相爲買。句。刀輕則羅不貴。句。刀重則羅不易。句。王刀無變。句。羅有變。句。歲變羅。句。則歲變刀。句。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讎也。其所以不讎去。句。則讎。缶買也。宜不宜。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句。嫁子無子。句。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己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非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

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亂乎？亂當爲亂，即亂省文。應之曰：亂何謂也？彼曰：亂施則智之，若不問亂，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据下文當爲掌。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句五合水土火，句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府同木離木，若識稟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

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怒人利人愛也，則惟怒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藥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癩病之之於癩也。癩卽癩省文。說文云：癩熱塞休作令。經典省凡此省七二王也。卽爪字。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句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據下文作隴。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臙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句是聲也，於今句所義之實處於古，句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臙，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

殿，荆沈荆之貝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雖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件當為舛異文。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斷米，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斲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斲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一本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已上釋經下臨鑑而立。景云云。至說在搏。僵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已上釋經下景之大小。云云。至說在先後。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已上釋經下法者之相與也。云云。至說。物俱然，句牛狂與馬惟異，句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句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盧云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句用牛角。盧云用牛當為牛有。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

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句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句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已上釋經下云。彼正名者彼此，句彼此可，句彼彼止於彼，句此此止於此，句彼此不可，句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也。已上釋經下循此與說在異。唱無過，無所周，若糲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當有少字。而不教，功適息。已上釋經下唱和同患云。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句正所不智，句不以所不智，句疑所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句長外句親智也，句室中句說智也。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

云。以詩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之入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句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此三字疑未可智，句人之盈之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無窮則無窮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門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已上釋賈宜則舊說在盡云云。至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句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句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已上釋經下不害愛之云云。至件顏子一。若左目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

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詩。已上釋經下有知焉有不知焉云云。論誹誹之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已上釋經下誹之可，否不以衆寡云云。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句莫短於是，句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已上釋經下取上以求下也云云至末。案此文傳寫錯認，句讀難定，略以所知，據前後文及他篇疏通文義，恐多臆見，以俟敏求君子更之。

新考定經上篇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久也

體分于兼也

必不已也

知材也

平同高也

慮求也

同長以舌相盡也

知接也

中同長也

恕明也

厚有所大也

仁體愛也

日中正南也

義利也

直參也

禮敬也

圓一中同長也

行爲也

方柱隅四謹也

實榮也

倍爲二也

忠以爲利而強僨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孝利親也

有間中也

信言合于義也

佥自作也

謂作兼也

廉作非也

令不爲所作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形之所以奮也

生形與知處也

臥知無知也

夢臥而以爲然也

聞不及旁也

續聞虛也

盈不莫有也

堅白不相外也

摠相得也

似有以相摠有不相摠也

次無聞而不摠也

法所若而然也

佥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

平知無欲惡也

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惡也

治求得也

譽明美也

誹明惡也

舉擬實也

言出舉也

且言然也

君臣名通約也

功利民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爲窮知而僇于欲也

已成亡

使謂故

名達類私

謂移舉加

知聞說親名實合爲

聞傳親

見體盡

合卮宜必

欲卮權利且惡卮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

爲存亡易蕩治化

罪犯禁也

同重體合類

罰上報下之罪也

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
之于也同異交得放有無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

聞耳之聰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盡莫不然也

言口之所也

始當時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

化徵易也

諾不一利用

損偏去也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僂稭紙

法同則觀其同

摩易也

法異則觀其宜

動或從也

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術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術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術過晉，問廬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甯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

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重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按經下云：「過件景不從說在改爲。」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冢多有若說。晉時尙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証。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墨子卷十

三〇

墨子卷之十終

古吳張本榛分校

新式標點 墨子卷之十一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大取第四十四親

辯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

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

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葬，臧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

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當有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為

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

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舉。此說字正文。舊作暄。誤。說文云：舉，

擊也。揚雄曰：擊，辱也。从手，毘取。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擊作挽。

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

當爲

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過盜人而斷指以兔身，利也。其

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

玉篇云：腕，鳥段切。手腕亦作挽。案腕腕皆擊字之俗。

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

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

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

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

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

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

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

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

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

不稱行而願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爲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言臧富在下。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說文云：渴，負舉也。今經典多以渴爲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爲己語經。意言聖人厚葬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語經也。也同。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犢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具，後然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之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

馬也，愛衆衆也。此與下辨也。奮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尙世與愛後世，

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

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

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

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瓊也。說

云瓊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

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一本非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舊二字倒。

一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

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

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

盜也，不盡是一人。二皆爲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

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言居住。或運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皆絕句。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一本又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澮也，澮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

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言歲孰，歲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若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言若追，正迷惑。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指，指若。其類在譽石。既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一日而

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若畏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并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本一蛇作。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故取予爲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是尙未行。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中去聲。則

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辟同譬。說文云：譬，諭也。諭，古文喻字。舉也。此字疑衍。物而以明之

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

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

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一本作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句其

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

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

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

而然，或是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

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

也。白者所以命色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

命色者，非命形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

愛人也。方言云：臧，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梁齊之間，馬奴曰臧，馬婢曰獲。齊之北鄙，燕

之北鄙，凡民男而稱婢謂之臧，女而稱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

楚詞云：威爲人所嚴與也。楚爲人所保得也。或曰：賊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當爲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當爲乘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爲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據下當爲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言人使之鬪。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據上當有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據上無此字。非之無故焉也。據上文二字當倒。所爲內膠外閉，與心

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天則爲當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自以意改者，一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古俞字只作愈。太子墨子曰：『

我將上太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据魏文類聚太平御覽改。

將誰毆？說文云：毆古文驅。从支。魏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

耕柱子曰：「驥足以責。」魏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太平御覽無以字。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

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魏文類聚引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魏文類聚引作聾瞽。

昔者，二字魏文類聚引作昔。夏后開，後漢書注：夏后開，引云開冶。使蜚廉，魏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採文選注改。金

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而陶鑄之於昆吾，魏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吾文選注

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顯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即昆吾虛也。是使翁難乙，舊脫乙字。又作白苦之龜。魏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腕小類。右腕小若。賈公彥疏：禮以為脾脫。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龜曰：「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

不炊而自烹，此高字俗引作亨。魏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不舉而自臧，玉海引作不舉而自臧。太平御覽引作舉。說文云：臧古文遷。

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遷。說文云：遷古文遷。引作不灼自成。

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義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之墟。此虛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上鄉。

疑同。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言兆之由。義文類聚作繇。無兆。曰饗矣。逢逢白雲。一

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為韻義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

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

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一本作知。下同。數百歲之後哉。義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

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

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

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擻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

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

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

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云。燎。放火也。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

將益之，摻即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

「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慘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子三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子三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

子墨子曰：『未可智也。』一本作知下同。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千金之誤。』

後生不敢死，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耶。此認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

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

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

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讐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

人，而譽先舊作大一本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智同而不智生木。

「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

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舊脫此字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

隋作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義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

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

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

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蒙大蒙。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

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

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

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

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

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遠者來。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

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此稱仲尼者，見翟未嘗輕孔，非僞所斥孔子名，由其門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

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也？一本無？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

也，不以人之所不智一本作知，告人，以所舊二字倒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

也，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魯陽文君，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

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

童子之爲馬，一本有也字，文選注幽求子曰：年五歲，間云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足，言自勞其

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

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字，一本有。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

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漱疑敖字。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

設之於卿。舊作鄉一本。如此下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

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

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且非

關叔，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關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即商奄。尚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人

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

如去之苟道，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

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

苟陷。一本作處。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

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

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諄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

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同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為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疑當為述。月。令以遂為術。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一。本如此。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者之拂，故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

子曰：「我何故懷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

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

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

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

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

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

一人於此，羊牛狗彘，此象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云芻豢。維人，當為鑿人之誤。但割而和之，但割即袒割。說文云：但，湯也。从人

且聲。經典用但為弟字之義。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据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舊作生。皆据改。餅則還然竊之。

曰：「舍余食。」言拾以。為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

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据太平御覽改。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

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蘇廣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說文云：評召也。不可勝用字。見夾鄭之間邑，則

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說文云，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謂渡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新式標點 墨子卷之十二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
太平御覽引 作義貴於身 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以意改。過故人，
御覽引作之 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可耕者不可以不益急。」

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文作

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魏文類聚引作惠王是。

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間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

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成。據魏文類聚改一本同。善矣，而君王天下之

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魏文類聚引子墨子曰：「唯其可行，

譬若藥然。魏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魏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

不食哉？」魏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稷當爲蠶。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

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

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

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中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

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

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盧云疑有脫誤。沉案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哀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

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

未詳鉅義。

黔者黑也。

說文云：黔，察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

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致繼苟而讎也。」繼取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北堂書抄作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

屬音相近。苴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

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本多作讀書百篇，釋史同。說

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土，漆七字假。晉今俗作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

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翟聞

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均字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

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

用以書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

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

馬菽食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

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當脫人數百

百人處於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於衛，

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後作：審。曰：『待

女以千益。舊作益。誤。古無益字。只作益。或作益。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益。注。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授我五百益。

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益，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

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

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

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之。舊作也。据太。平御覽改。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

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

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當為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

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當為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

為，則舊作賄。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至齊，遇日者。文選注引。遇作過。

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事類賦引。殺作屠。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往。

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

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多二字。

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

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

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

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

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戌己殺黃龍於中方，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

下之行者也，舊脫天字之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

「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稷而攬粟也。」攬拾也。一本作攬非。以其言非吾言者，

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

鍾酒器也。鐘樂也。此借為鐘。扣則鳴說文云。扣。牽馬也。破聲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

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

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

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

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行，異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

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僞疑音為

云。此古貨字。讀者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

必鳴者也。已上申明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

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

非君子邪？已上申明。又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

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句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說文云。衒，行且

賣也。衒，或字。

人莫知一本取也。今子徧舊作徧，以意改。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

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强說人，人

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旬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

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旬行說人者其功善

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本多作義，以意改。章甫摺忽，摺即音字俗寫，忽即笏字古

舊作忽誤。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

「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

博帶，金劍木屐，說文云：盾戲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

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爾雅云：羊牡胖。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絳冠

組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作褻衣博褻。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

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

孟子曰：「善善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讀如無宿諾。請舍忽當作忽，易章甫，復見夫子

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句一本作必亦是，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

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子墨子

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

而或仁不仁也。」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

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謂節葬節用之風，墨氏之學出

夏子。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

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

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

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

數人之齒，而以為富。」齒年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錯然在天，錯同不可損益，

『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裹其髮。而

去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諍，不可即其字以意改。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舊作無据，下文改。

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能而執有祥不祥，

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

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已下字，舊皆作亦。不

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

妻後子也。圖子也。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

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

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

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欲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

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疑。

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琴并也。說文云：噎，華盛言。

云：噎，飯也。噎，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謂為噎樂。噎，盛也。或修假音字。

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國為灰，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

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為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

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為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

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為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

漢書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為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為裸。說文

當云：保赤體也。謂擻者不恭也。」擻當為厥。說文云：擻也。一曰跳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

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

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

女曰子。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乃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

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此鼓字：从支，與鐘鼓字異。彼从支。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

墨子曰：『迷之句反句後，句言惑于此說者，請反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

為當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

當為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轡

而擊蛾也。』蛾同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

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烏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

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

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据一本移。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

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同期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

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共。父死，舊作無一。本如此。丁長子

嗜酒而不葬，舊作無一。本如此。丁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為子沽酒。』勤於善言而葬，已

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人無此不欲耶。富貴者而曰吾族人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此下舊接爲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今據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不。當爲強爲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據一本移正。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蓋會無稱於孔子乎。今據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無禍人哉。六字。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

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二字舊倒，聞以意移。

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

「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丌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丌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舊有夫義天下之太器也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智者必量丌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

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

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二字倒。猶逾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

告子勝爲仁。』文選注引。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舊作跛，據文選

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跛反本或作跛說文云企舉踵也跛足多指二字異以爲長，文選注引作偃隱以爲廣，言企足

長仰身以爲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

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

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姑無若此。子之身亂之矣。』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墨子卷十二

六

墨子卷之十二終

新式 標點 墨子卷之十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

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

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

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敵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言非此之為願，無可為者。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樓諸

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

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

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

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

「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

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

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

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戮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

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

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魯謂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

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

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

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不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其事未詳，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
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尺，取其狗豕食糧粒字俗爲衣裘，亦書之於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
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謂

字。

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

一旒，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

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一本二字倒。言之謂也。』魯陽

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一本而食

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

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

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

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未詳。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頽字令之仰則仰，處

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

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三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為高誘。文則非始字。處則

約。沅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尙書亦有影字。寫者亂之。

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

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租廟諱上字。蓋

宋本如此。今增。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

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

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為所賞與。舊作與。為是也。鈞

者之恭，鈞字俗寫。从魚。說文類聚引作鈞。案玉篇有鈞字。云丁叫切。亦作鈞。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為。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

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為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餌鼠以蟲。舊作餌非。據

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

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

糶，則慍也。舊字正。引作吳憲。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冬陶夏耕，自

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

子之所謂二字舊例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

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

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籍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

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

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

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

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當脫上說王公大人，次說當脫匹夫徒步之

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

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

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

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一本有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

多？已下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

皆从支。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

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

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

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

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

「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

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

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

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一本能以封爲哉？

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耀也。耀，舊作耀，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翟。鈞之

羅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則公上過曰：子之師苟有至越。

請以成其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單腹而食。比於貧賤。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覆也。翟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在亦實為義。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

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

之節用節葬；國家意言溢滿，說文云：溢，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

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

未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

豆聲讀如短。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旬家厚於始，也有家

厚，旬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

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

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擘肺四字有誤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焉，爲古字只作奴一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孟山魯王子闔曰：「昔自公之禍，執王子闔斧鉞鈎要，此五字餘文作廢直兵當心，謂之曰：「爲

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闔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

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說文云：遂，亡也。从辵，从彳。王遂注：楚詩云：遂，往也。義與于此。

經典多借為家字。而忘其本家从意也。王子闔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

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

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

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

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

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斬也。說文云：斬，當脣也。从章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

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

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

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曰字。一本無。自

魯南游楚焉。太平御覽引作公。魯彼自魯之楚。始為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作具。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

進者強之。太平御覽引作則之鉤拒。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

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

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

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

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

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

於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鶻成。太平御覽引作鶻。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

子削竹以為鶻。鶻三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鶻也。不

日不行者。彼誤。太平御覽引作匠。之為車。鶻有也字。須與劉三寸之木。劉鑿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鑿。而任五十

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云。墨子為木為。三年

生之巧。至能使木為橐。墨子曰。不如為車視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方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而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為視。拙為為。與。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

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一本作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成。虞翻引作班。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廬。將以攻宋。

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戶子云。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

至於郢。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烈愛莫足。十日至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

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

十金。一本作千金是。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

從北方聞子爲梯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

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

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

「然乎不已乎？」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

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

文軒，鄰有敝屣，而欲竊之，舍其錦繡，已上十一字在脫。據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據。即與異文耳。鄰有短褐，而欲

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太平御覽

御覽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在脫。據太平御覽增。此猶文軒之

與敝屣也。太平御覽引敝作弊。弊即與異文。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太平御覽增。江漢之魚鼈鼃鼉，

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太平御覽引作無魚。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

松文梓，楨杗豫章，說文無楨字。玉篇云：楨，蘇切。楨木似豫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蘇，蘇反。又婢，衙反字。謂云：刪木似豫章。尸子作楨。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楨。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受之誤。說文云：

變古文事。戶子作王假。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

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子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設以

攻宋。易為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為後人所節與。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禦為械。舊作牒。

引作襟。北堂書抄作襟。案作襟者是也。襟省為襟。說文云：南楚謂襟衣曰襟。玉篇云：襟徒類切。襟衣也。襟同。又案陳孔璋為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繁帶為垣。折若為械。則似以意改

用之。公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之。太平御覽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

盡，子墨子之守圍作固。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盤守之械。墨子設

入。於是乃偃兵，驟不攻宋。俱多于此文。公輸盤誦。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有者字。吾不言。』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

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史記集解引圍作圍。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言請後漢書注。無攻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子
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闔中，庇，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守闔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
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十三

天

墨子卷之十三終

新式標點 墨子卷之十四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備城門第五十二

說文云。備。慎也。備具也。經典通用。備為備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殷

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

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以所攻者，臨一。詩傳云。臨。陸德明

音義云。律詩作隆。孔類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鉤也。所以鉤引上成者。衝陷敵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

大鐵著其輪。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陷敵城。衝突填之。孔。梯。四案

類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障車衝車之法。按障正字衝假音。梯。即雲

梯。埋。一本作埋。案常為壘。俗加土。說文云。壘。塞也。玉益云。何休曰。上城具埋。通典云。屋

於城外起土為山。築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

一

中登運士人以防攻者。注云：即孫子所謂距也。築地爲城。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柱於其柱。因而燒之。柱折。城摧。水六穴七突。八空洞。

九 蟻附。十。同。孫子云：常不勝心念而蟻附。十一。太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雲梯。飛樓。周。與。樓。車。曰。蟻。附。今之糧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輶。輶。名。車。齊。陸。績。云。云。云。輶。兵。車。作。輶。輶。音。相。近。魏。文。穎。聚。引。孫。子。又。作。粉。輶。通。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爲。索。牛。及。索。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輶。輶。車。軒。車。二。敵。間。守。此。十二。者。

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推粟。言。輶。粟。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而君用之四字。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句門扇。舊作同扇。詞。據下文改。數促。令相接，二寸，施土扇上。舊土扇作土拒法云。城門扇及樓。以泥塗厚備火。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說文云。塹。說也。塹長以力詳。字未。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下。舊作幕。據。孔。孔。以意改。之。脫

間字。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已上縣。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

上爲棧。說文云。塗之，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積。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射火。持水，麻

升草益救之。一益也。麻一升草。門扇薄植，說文云。植，壁柱植。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一深弋弋，長

二尺，說文云。機弋也。見疑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有

名一垂水。垂，鑿字省文。說文云。鑿，小口壘也。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鋼。言屬固之環。與屬音相近。以

鋼此字疑衍。金若鐵鑠之。說文云。鑠，鑠也。此與鑄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門關再重鑠之以鐵，必堅梳關。梳字

未詳。疑作瑣。關二尺梳關一竟，管字假音。春秋左氏云。北門之管。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貌疑及視

關人桓淺深也。桓，表也。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推。已上救車火之法。城上二步一渠，高誘注。淮南子

云渠，漸也。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脊，說書注云。蘇林曰。渠谷。穀，渠也。廣九

尺，舊作表。據前漢書注云。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程長三尺。二步置連

挺，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挺，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連挺如打禾連柳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

十枚，周置二步中。已上藥。二步一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徑七寸，兩箭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前一

發聲如雷。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楷趙榆榆可蓋，求齊鐵

亂敗隊之卒。夫播以射衛。文未詳。及權權。已上不。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漢後書注引作

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毋百。直云：處云：毋下百脫。以亢疾犁。此正字。漢書注作疾犁非。通典

者：右千作中。據故。二步積筮。一本作筮。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罍，盛

水有奚奚，蠶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也。喪，藏也。牙端

堅約式，十步積棹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據太平

御覽：有鐵鑿，鑿字假音。說文云：鑿，大釜也。一曰鼎，大小下者，甑曰鑿。容石以上者一，平

增：有鐵鑿，鑿者岑。方言云：甑，目圓而東或謂之鑿。太平御覽引作鑿。容石以上者一，平

御覽引作容二。戒以為湯。已上積石室狗。及持沙，毋下千石。毋下猶言毋過。三十步置坐候樓，

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候樓，以版踰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樓出於堞四尺。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廣三尺，廣四尺，

當云下。版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下，五十步一藉車。疑即輿車。集藉者相近。藉車必為鐵纂，

廣四尺。

說文云：縱，軸也。篆，樓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當爲井。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爲關籬。

守之，五十步積薪，母下三百石善蒙塗，母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櫛，櫛舊从手非，起

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刃上稱議，衰殺之。言稱此而議減其上。百步一

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勳居，居勳疑勳，居疑居，字。說文云：居，屏牆也。又或同，陸漢書注：如淳曰：居，近邊欲墮之意。出

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十。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

者百，百步一積雜，秆一作本。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

尺，高八尺爲衝，衝，百步爲幽，牘詳未。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大樓，大舊作立，據太

平御覽，改。城中廣二丈五尺二，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二步

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鬪俾倪。說文云：俾，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俾倪。乘經音義云：二倉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顯現。又作俾倪。

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

五尺四尉舍焉。已上旗樓井櫛縱木樓井。櫛，杆櫛，櫛，櫛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隄三尺，隄，隄省文。去堞

五寸，夫夫字俱未詳。疑即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舊作

改鑿渠。夫前鑿下，堞四寸，而適狸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中脫一字。或是息字。馬夫寒皆

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舊衍一字。十步一廁，

與下同，園說文云。園，廁也。之廁者，見爾雅。不得操言不得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

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擻字未詳。擻勇

勇，必重土舊作土。以意改。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加藉幕舊作幕。以意改。棧上出

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舊作也。以意改。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疑

道，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通與守拒法云。城上

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貯長。屬一吏士，一帛尉帛同。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闔門兩

扇，說文云。闔，特立之戶。上下四方有似垂。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言以忠信可任事者，已上

籍車道，樓口積藉。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糝說文云。糠。穀皮也。康或省。糝，字假音。通與守

什長亭之法。

馬矢，舊作夫。據太平御覽引云。備城皆收藏。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譖。疑渠音假

矢，灰糖馬矢。通典云。擲之以眩敵目也。與檠同。淮南子記論云。渠以守。高誘注云。渠，漸也。一曰甲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檠也。所以禦矢也。藉車，行棧行樓，到韻臯連挺長斧

長椎長茲。疑鎌字。通典守拒法。有長斧長椎長鎌。距飛衝縣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齋穴。舊作

改。三尺，而一為薪臯。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挈。當為瓦石重一升以上。上疑衍一。

上沙，俱以意改。舊作涉。下同。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鑄焉。舊作錯。據上文改錯同。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

丈二尺以上，善耿丌本。言連其本。丌，舊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

五十後使辛。疑薪急為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

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斲。未詳。使重室乎，

字疑。子居丌上候適。敵字假音。史記亦用此字。視丌能狀。能即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與丌進左右所移處，失

候斬，適人為宄。舊作內。以意改。而來，我函使宄師，選木匠而宄之為之且。當為內弩以

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舊作蓋。言民室中所上之有盡為城備。不從令者斬。

昔築皆築皆築。七尺一居屬，疑錡五步一壘，五築有銹，說文云銹，鋪銹也。長斧柄長八尺，十

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鬪，當為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刃兩端三步一

下有脫文已上并渠詹操器等之法。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玉篇云壕，胡字疑也。深以廣樓，字疑擗守

備，說文玉篇無擗，集韻云斯或作斯字。繕利薪食，足以支，舊作交三月以上，人衆以

選吏民，舊作尺，以意改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

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

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

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

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

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

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

相似。言有此數者。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刃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

老弱國中，及他，舊作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

換吏率署，說文云：署部，署有所屬。而毋換丁養也。養母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舊作收，以意改。諸益

甿耕，積之城下。耕疑，甿字。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官桓吏。疑云周宮桓

吏，四尺為倪。倪，倪也，古只作此，作倪者俗。行棧內閉，一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桓樹

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以意改。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僊近。說文云：僊從後近之，僊即僊假音字。若城

場家為扈樓。禮記檀弓云：母扈，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立竹箭天中守。天疑，矢字。堂下為大樓，高臨

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者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下脫為之柰

何？子墨子曰：「問充土之守邪，備充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

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

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城下樓本率一

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若，以意改。馮面而蛾，傳

之主人，則先知之。二字疑，主人利，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同十萬物之衆，一本

數

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十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

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千皆當作十。

凡千人，當云四十八。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

者，城持出必為明填。詳未。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

從人非不敵人，乃疑及字。不積上作填字。章也。填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印信者止之。千人之

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率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當

也。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所

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穴土之驗。此穴土也。急灑城內。玉篇云：灑，同擊。穴，舊作內。

亦以意改。土直之。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从一从十从目。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舊作傳。城足高地丈

五尺，言視城足之高，于地丈五尺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

薄鞞革。即通典所云：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鞞也。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

迎之

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塞內者。使聽耳者伏器而聽。審知穴處。壘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壘內井中。使聽者伏器聽之。審知穴處。壘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器用薄皮塞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器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擊迎之云云。即其法也。令陶者爲月明。詳未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

中偃一

偃

覆一柱之外。善周塗

刀傳。舊作亦傳

柱者勿燒。柱者勿燒。

四字柱

善塗刀竇際也。總

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充。舊作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舊

疾。以意

康即棟字

改下同。丁中

見說文

勿滿。失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充內口爲竈。令如

竈也。

說文云。竈。燒瓦甕。即今窰字正文。

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甕用四橐。充且遇。

舊作愚

韻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

舊作覆

橐事者。勿令離竈口。

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擊迎之

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充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即其遺法。所云以板於外密覆充口。勿令煙洩。即下連版法也。連版以充。高

下。廣陝爲度。令充者與版俱前。鑿刀版令容矛。

舊作矛

參分刀疏。數令可以救

竇。充則遇以版。

舊作板

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

舊作弓

版而鄰。此卻字俗

寫過一竇而塞之，鑿丁竇，通丁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舊作徒，徒以意改。穴內聽穴，左

右急絕丁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舊作丙土

以意改。之攻敗矣。斬艾與柴。舊作此。長尺乃置竈，竈中先壘竈壁，迎穴為連，鑿

井傳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陝，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穴高從，穴難。二穴字舊俱作丙，以意改。

改。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斲。當為新斲。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

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杖為夫。同跌，如足，兩分也。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

頡臯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穢矢之類。趣伏此井中。伏舊作狀，以意改。趣同促。置艾丁上，七分盆

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丁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轆。未詳。下文作蓋，即蓋省。文。說文云：蓋，積也。一束樵

梁。疑梁字。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當為瑣。說文無鎖字。據備蟻傳作瑣。縣正當寇穴。舊作丙。口鐵鎖長

三丈。通典守拒法云：先為桔槔，縣鐵繩長三丈以上。束柴葦草而燃之，隙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響聽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端環一端

鈞鼠。舊作偵，以意改。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傳為。張衡西京賦云：雕

廣雅云：陽，積也。礪古字作鳥。

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礪古字如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

丁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窰皆為穴月屋，疑穴月字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

塞穴門，以車兩走，即車輪為蓋，蓋省文塗丁上以穴，高下廣陝為度，令人穴中四五

尺維置之，當穴者客爭伏門，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轉而塞之為窰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員艾者

令丁突入，舊作亦突入，以意改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傳，就作付，以意改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穴矛

舊作內予，以意改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舊凡矛作字，予俱以意改內去竇尺邪

鑿之上穴當心丁矛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丁身井且通居

版上，居同而鑿丁一偏，舊作偏，以意改已而移版鑿一偏，頡臯為兩夫，而旁狸丁植，而

數鈎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齋穴，下堞三尺，廣丁外五步

一齋穴，大容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之，言視敵而為疏促，自視字之誤塞外塹去

格七尺為懸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聾疑入壇首長五

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首，復鼓內首，燔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什與鑿音近，說文云：鑿以金有

所冒也。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丌狸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

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

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

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聞池來，國疑當為衝，或為作水

甬，深四尺，堅幕，舊作幕，以意改。狸之十尺，一覆以穴，舊作月，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

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丌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

大二圍以上，涿弋，舊俱作代，以意改。弋長七寸，弋，舊作我，以意改。間六寸，剡丌末，狗走，疑穴字，可以

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

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言即以

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為薪樵，擊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丌任，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

得刀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殺言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文，下地至施賊

刀中，上爲發梁。梁橋也。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

桃且。疑桃達字，且連音之緩急。比適人遂入，舊作人，以意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

因而離。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道同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

黔。模守作羊黔，未詳其器。臺榭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

黔，疑下更有羊黔二字。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

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即藉車。器口口之然，則羊黔之

攻敗矣，備矣。備同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厚薄，兩軸三輪

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榘，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圓，內徑四寸，左

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弩。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鉅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誦勝。即通典，屈勝樣。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繫其矢端，如戈射以磨。庵。此庵字，卷收，舊作收，以

意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荅，即磬也。音之緩急。說文：無磬字，疑古用荅為之。羅矢。通典守拒法云：弩蓋高下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室內通關道。安風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壇，臺置弩手五人。備幹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胼，省文。從月。面目黧黑，黎字俗，寫從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甚。字。哀之，乃以意改管酒塊脯。當為餽。脯，饋字假音。寄于大山味菜。當為茅菜。味音同茅。

坐之以樵禽子當云以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亦當爲爾禽子

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下術者內不親民外

不約治以少開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下慎之恐爲身蓋」亡強

蓋爲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

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舊作土据太吾城爲之柰何」池施多子墨子

曰「問雲梯之備邪雲梯者重器也下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下

中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幕舊作幕母廣下處度幕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

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壽允輝鼠舊作鼠施荅

下外言施管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下間以鐫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

力者令案目者視適道同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拔機藉之城上繁下矢

石沙炭以雨之太平御覽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母

使生慮。故慮為韻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殺。等施劍下

面，以機發之，衝三則去之，不至則施之，衝九三尺，而一蕪藜。據備城門當為蕪藜投必遂

而立以車推引之，褺城。褺城未詳。文與備城同。後褺城作褺。褺城外四字。下褺字俱作褺。外去城十尺，褺厚十尺，伐

褺。備城傳。此下褺之有法二字。小大盡本。備城傳作木。斷之以十尺為傳。備城傳作傳。此傳字當為切之謬也。

雜而深埋之，堅築。備城傳作堅。作之。據作離。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

有兩門，門廣五尺，褺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褺門而直築。備城傳作置的。縣火

四尺一鈎機，五步一竈，竈舊說一竈字。據備城傳增。有鑪炭，令適人盡入，輝。備城傳作車。火燒門，縣

火次之，出載而立，兀廣終隊，兩載之間。此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據備城傳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訛。一火皆立，而

持鼓而燃火。備城傳云待鼓音而燃。待持。然燃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從彼說云燃。執也。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

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據備城傳增。左右出完門擊

遺師。猶言餘師。令責土主將，皆聽城之鼓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數出兵施

伏潛數作素伏作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說文云諫變也此省文適人必或同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舊作也若此以意改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墾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疑瓦字刀內及下

地地深穿之令漏泉通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置則瓦井中則同視外

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疑瓦字並船以爲十臨言方舟以爲臨三十人人擅弩計

四有弓舊作方必善言勁也以船爲輜輜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

人共船刀二十人人擅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劍甲鞬說文云鞬韉脊發字假音十人擅

同矛猶苗先養材士爲異舍食刀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輜輜決外

隄城上爲射橫說文云橫餘也言疾佐之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二十安備

暗門銜枚而出潛往衙營決隄覺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即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後漢書注引有為字。一引無。一突門。突門各為竅竈，入門四五尺，為門上五屋，毋

令水潦能入門中。更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雜置突門內，使度

門廣狹，令之後漢書注引作人。入門中四五尺，置竅。竅，門旁為竅。舊作竅，下同。後漢書注改。

又韓非子云：干城拒衛，不若橐完伏竅。橐當為竅。充，竈伏柴艾。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艾。寇即入，下輔。後漢書注引作輪。而

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

或中人。」盧云：此上疑問。下考工記云：鑿十之法云：鑿如麥秀，鑿之鑿。鄭

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丁兩末。兌同。穴隊若

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邪。舊作雅，据下文改。穿丁穴，令丁廣，必夷客隊，疏東樹

木，令足以爲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

強塗，毋令土漏，令下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此杜甘棠也。說文

有數字，云閉也。讀若杜。此及杜四字，皆當爲鼓之假音。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

堞，善塗下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爲闔門，說文云：闔，持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廣四尺爲郭

門，郭門在外爲衝，以兩木當門，鑿下木維，數上堞爲斬，縣梁醜穿斷城，以板橋

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爲外鑿，下間深丈五尺，

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敵同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

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

廣四尺，皆爲弩筒格。簡同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兩杖合而爲之，輜，輜長二

尺，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

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寫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爲寧。寧字三十

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為度，置火丁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丁狸者三尺，樹渠母僕，同貫，堞三丈，藉莫，幕，長八尺，廣七尺，丁木也，廣五尺，中藉苴之，橋索，丁端適攻，通同，令一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簪，唐宋字書無簪字，備，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說文云，敵裕，裕衣服饒也，言敵，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銑，舊从坑也，說文元銑，西屬玉篇云，直深切，水，餗，餗同，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蠶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藥者文，說文云，藥，殺散之也，沙礫鐵皆為环斗，令陶者為薄餗，大容一斗，以上至一斗，即用取三秘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剡丁一末為闔門，闔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闔池

者圍同以火與爭鼓橐舊作橐以意改馮壇外內以柴爲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

步一人居柴內弩內同弩半爲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下有賊字寇至吾城急非

常也謹備充充疑有應寇急充充未得慎毋追言已不謹其備且勿追寇凡殺以充攻者一

十步一置充充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充左右橫行高此高字及

下疑當爲高高廣各十尺殺俚兩壘深平但同城置板丁上未詳板以井聽五步一密

用掃未詳若松爲充戶戶充有兩蒺藜皆長極丁戶戶爲環壘石外塹即厚字說文云屋古

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高七尺加堞丁上勿爲陸與石以縣陸上下出入具鑪橐橐舊俱作橐

以牛皮鑪有兩甌以橋鼓之百十橋桔每丁熏四十什然炭杜之然即燃正文滿鑪

而蓋之母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充充格若下不至吾充即以伯鑿而求通之

充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壘充殺有

儼儼俱鼠字爲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丁中充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

人也。五十人攻內，爲傳士之口。受六參約，桌繩以牛，不可提而與投已，則完

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完具于中，難完取城外池唇木月散之什，斬可

完深，到界難近，完爲鐵鉢，金與扶林，長四尺則自足，容卽完也。亦完而應之。

爲鈎鐵鉅長四尺者，財自足完。鐵與完等也。徹以鈎客完者，爲短矛短戟短弩，直矢。

財自足完，徹以金劍爲難，長五尺爲鋸。說文云：鋸斤金穿也。案經典文：凡以穿爲孔者，此字假音。木屎，說文云：屎，蓮木柄也。

玉篇：丑利切。屎有慮枚，以左客完戒持器，容。舊作容，以意改。三十斤以上，舊作狸，以意改。完

中丈一以聽完者，聲爲高高八尺，廣善爲傳，置具全牛交粟。疑粟皮及祛。詳未衛

完二蓋陳。衛。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衛，豆葉也。說文云：衛，末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衛，省文。及艾完徹，熏之以斧金爲斫，屎

長三尺衛完，四爲壘。衛完，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鑼。說文云：鑼，大錘也。玉篇云：居縛切。鋤，斷。財自

足爲鐵校衛，完四爲中槽，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完八槽，蓋具，粟桌。財自足，以

燭完中蓋持醞。詳未客卽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完。鑿卽以益盛醞，置完中文益

毋少四斗，卽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油。

玉篇云：油，大。此文多壞體字。水也。未詳。目已無善本可校。

備蛾傅第六十三

蛾同蠹。說文云：蠹，蚘蟥也。蛾，羅也。又云：蛾，蠹化飛蟲也。經典多借爲蠹者。音相近耳。傳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爲浩程。」

城程爲韻。浩字未詳。

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上

舊作止，以意改。

不止，後射旣疾。

室疾爲韻。

爲之奈何？」

子墨子曰：

「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忽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懼之，太汜

迫之，燒蒼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傅之攻敗矣！備蛾傅爲縣脾，疑脾字。以木板厚

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

四方，疑字。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環。

說文無鎖字，此環與項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

效縣二脾，上

衡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

爲壘。

當爲壘。

蒼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染其索，塗中爲鐵環。

據上文當爲環。玉篇云：環，俗。

鈎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傅城燒，客以覆之，連筵。

義未詳。

抄大皆救之。

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者，隔為樓，樓必曲裏土，
 五步一母，其二十壘。象爵，允十尺，一下墜三尺，廣其外，轉踊城上。編即樓及
 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蟻，傅而攻者之法，置薄城
 外。薄疑即薄字，所謂壁柱。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當為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
 離而深狸，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墟。方言云。焚火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
 無此厚十尺。備楊云。殺有一殺有兩門，門舊脫一門字。廣五步，備梯薄門板梯，狸之
 勿。舊脫此字。築，令易拔城上，為薄門，而置揚縣火，四尺一椅，備梯作五步一竈。竈
 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入，舊作人。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舊脫此字。載而立其
 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舊作侍。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
 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去。舊作餘。音之語。編即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
 門擊遠師。令資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

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譟，敵舊作之。据必或與惑破軍殺將，以白舊脫此字。据備梯增。
 衣為服，以號相得。』

新式
標點
墨子卷之十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

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旂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旂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旂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旂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

將服必黑其牲以饗。已上與東帝兵法語。同。見北堂書鈔。從外宅諸名大福靈巫或禮焉給禱牲。

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有敗氣。今其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禱占也。能得明此

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官之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

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同。巫卜望之氣，請而已。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其出入為流言驚

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

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言次第居之。亡。次第字只作弟。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

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闔二

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

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率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

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澤當為澤。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

以為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雞食其肉。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肉。斂其骸，

以為醴。廢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塗菌。令命昏緯狗纂焉。擊緯靜夜聞鼓聲而諺。諺字異文所以闔容之氣也。闔字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

諺則民不疾矣。視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

『其人為不道，不脩義詳，詳同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

二參子尚夜自廬，當為廬以勸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左右既誓公

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視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刁設于門右，門舊作

改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揆。當為升望我郊，乃

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

石繼之，視史宗人告社，覆之以餼。

旗幟第六十九

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鬣，星土率以為期。釋名云：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幟當為幟，詩：幟文鳥章。傳云：

徵，幟也。陸德明音義云：志云：又尺志反。又作幟。案漢書亦作志，而無於巾字。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為白旗。士為黃旗。水為

黑旗，食為鹵旗，死士為倉粟之旗，竟士猶云士。為雩旗。虎字假音。多卒為雙兔之旗，五

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未之旗，弩為狗旗，戟為菑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劍盾為羽旗，

車為龍旗。舊作龍。據北堂書抄車後作與。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膏，茅

有積藎，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

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不棟椽板，舉若旗。須灰炭椽鐵，舉赤旗。須樁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瓶瓦，舉白旗。

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鷩旗。須皮篋麻饒，舉雙兔之旗。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道法。重質有居。言居其

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

各為職，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太平御覽引云：凡職有禮說改。大寇傳改

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職，到水中周鼓四舉二職，到藩鼓五舉三職，到

馮垣鼓六舉四職，到女垣鼓七舉五職，到大舊作六以城鼓八舉六職，乘大城

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職如進數，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解，輒部異職如前也。而無

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

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率於頭上，城下吏卒

置之肩，舊作肩，據禮說也。左軍，舊作在他，謂禮語改。於左肩，中軍置之背，此俗字，當為句或臂。各一鼓，中軍

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

鼓主者，斬。言罪其鼓主。道廣三千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非置鐵確於道之外。說文

確音曲也。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圓，高丈為民園，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作

心以意改。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帶

異衣章徽，令男女可知，諸守性格者，三出却。玉篇云：卻，字之俗。適守以令召賜食，前茅

舊作干，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性格

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斬率中教解前後左右，率勞者更修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其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有作功。一本如此。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音字。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為蔭。一本作桑非。多財民好食為內牒。牒，禮文云。牒，禮也。內行機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辨即今辨。字正文。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稽留心其旁。心當務必。或衍一稽字。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千當為十。必

郭近之，言爲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言斷居衆少而應之，此

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

言扞禦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句乃能守城。守城之法，

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爲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

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

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

他門。他門舊脫此字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

之，使重字子言重家之字，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

行衛術。衛當爲術，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衛以擊之。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

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

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

者，伯長以上，輒止不以聞大將。告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

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

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

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

三日而一徇。當為徇。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徇也。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皆守。當為與守皆。宿里門吏

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間無入之處，姦民之所

謀為外心，罪車裂。說文云。斬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舊

得字。据下文增。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

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為屏。舊必作火。屏作

改。火突高。火突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突突。从宀从火从求省。玉篇有突字。徒忽切。云。突，突。魯仲連子也。而五突也。未詳突突誰是。案突突音相近。今人猶呼

火窗為煙窗。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屏。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

疑突突為強。

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以爲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言同伍不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謹譱。

說文云：謹，謹轉注。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絕言其岳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

部吏二字舊倒，据下移。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

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

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謹譱。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

指，相呼相摩，舊作歷，以意改。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駿言語。說文云：駿，獸如馬，

義當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

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

之，除當術。說文云：術，邑中道也。需敵離地，言離其所。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却敵於術，

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隊二人，賜上奉。玉益云：俸房用切，俸祿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城，周里以

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秦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又云。

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

計堅守者，二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

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而有所與，不租稅，

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

者。及曰：案卽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林瓊曰：古者名夏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夏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非也。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

其左右前後，擅離署，闞門尉，晝三闞之莫。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闞，守時令人

參之上逋者，名鋪食。此鋪食字義。當作鋪。說文云：日鋪加申時食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

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

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

若縛之，不如令後及縛者，皆斷必時，素誠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

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佑舊作佑。非。此右字俗加人。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

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舊作舍，以意改。有以執將依義當為將。

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下者常司上之

司即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口口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

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

為符，符合人勞，不符合牧守言，若城上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

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鼃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

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

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

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旬夕有號，旬失號，繼，句

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

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

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舊作收，以意改。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蹀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脫歸字。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且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蘭石數畧，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智同。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几器者，卒以買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爲請。縣各上其縣中

豪傑若謀土居大夫其大夫之家居者。重厚重厚言。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旬燔曼延。旬燔人。旬斷。旬諸以衆強凌弱少。及疆鄰人婦女玉簪云。新同姦俗。以謹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蒼。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言不謂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

病有瘳。

說文云：瘳，疾癒也。

輒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

辟，同避。言詐為，廢疾以避事。

族之事已，守

使吏身行死傷，臨尸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

塞，即塞。正文。

守以令，益疑術。邑中豪

傑，力鬪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

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

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

告，皆與同罪。城下里

舊作理，以意改。

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

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率民不欲

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

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謹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

言稱敵而自毀，以感其衆。

離署

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

舊作隔，以意改。

守

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

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臬城上。說文云：舉到管也。賈侍中說：此國音到縣字舉。今多用臬者。說文云：臬及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椽太守之節而使者。史記趙世家云：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高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義云：謂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大守。此言太衍字。案此書亦云太字。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慘卽慘文。廣雅云：慘，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椽節人可。餘皆禁之。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贈之孤。舊作孤。以意改之。有以私怨害城者，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史記云：秦文公三族之罪。然案書云：守事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滑人曰：新王法。有敢誣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爲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自古軍法。非婦子秦。有能

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質皆謂之宮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官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里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闔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也

私以實告守耳。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

石升數爲期，其在尊害吏與雜警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率款得，皆斷有能捕

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直其買，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

以其賈倍償之。古價只作賈，此俗寫。又用其價，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

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

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

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

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愼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爲始，

得輒富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爲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

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開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

丈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

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土，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
 為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
 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佩字
俗寫从王。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閭之信審賞之
 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而利者許之。三石之候，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
 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
 土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烽上燧相望，
說文云：燧，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鈇，塞上亭守燧火者。燧，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
曰：燧如覆米袋。懸者契臬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此二字省文。 晝則舉
 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米
 粟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壓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
 暮出之。據上文暮當為莫。 為微職，即微職。微當為微。說文云：微，職也。以絳帛箠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微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為

肩上緣幟如燕尾亦即微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幟為之。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口述者無下里三人

平而述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

居門內。命其少多無知可也。即舊作節。以意改。有驚見寇越。說文云。越。度也。陳表城上。

以麾指之。麾即摩字。異文。摩即摩字。省文。說文云。摩。麾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玉篇云。摩。呼為切。迹坐擊缶。期以備戰。權守篇云。斥步

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狎。近。舉三垂入。疑

一。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大小盡伐除之。

外空并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本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

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為之券。各當為名。書其枚。數當遂枚木

不能盡遂同術。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

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謂貫耳。務色謾。淫蠶不靜。當路尼衆。尼。止。舍事。言舍後

就路。言踰時不寧。其罪射。謹蠶賊衆。賊。駭字。異文。周禮云。鼓省賊。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文大僕戒鼓。鄭君注

云。故書戒有駭。則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駢軍中。句
職本戒之俗加也。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
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
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鬪。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
卒吏。民聞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
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
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
者民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
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侯者。言以報守。言
其言。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
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爲埤。隄隄當爲倪。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

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人屯陳垣外，衝衝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響，竈卽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國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似言罰之守廁。

樸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冷，積土爲高，以臨民。」句脫「蒙櫓俱前，遂屬之城。」民城爲韻「兵弩俱上，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冷守邪？羊冷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冷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句脫「矢石無休，左右趨射，蘭爲柱後。」休後爲韻「望以固。」句脫「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去。」舊作云，以意改，固願去爲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卒。」舊脫此字，據下文增「乃不殆。」倍殆爲韻「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同「衝雲梯臨之法，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棹之。左百

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燙水以濟之。選屬銳卒，慎無使顯，賞審

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生舊作主，以意改。慮，恚癘高憤，說文云：恚，恨也。慮，古文勇及心。則字當為慮。民

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舊二字倒，顧故慮倍，以意改。怠，意為謂。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

其埋舊作埋，以意改。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

渠無傳葉五寸，葉即，渠字。梯渠十丈，一梯渠蒼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蒼百二十九

諸外道可要塞以離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當云織知之，織古織字。令，能相

救諸距，舊作距，以意改。阜山林，溝瀆邱陵阡陌，古只為，阡陌。郭門若闔，術可要塞，及為微職，

同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

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

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無過五十。寇至隨棄，舊作棄，以意改。去唯奔逮，民獻粟米，

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長當

爲韻。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爲韻。職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喜備。爲韻。彊弱有數，天下事具矣。
數具。爲韻。築郵亭者，圖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辟，卽臂字。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槩，再雜爲縣梁。鼙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舊作又。以意改。屬
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且奔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號令篇。作竟是。
舉一烽射妻。當是女。垣，譌字。舉二烽藍郭會。藍，蘭聲相近。言蘭郭也。謂近之。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旬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侯，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卽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止。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卽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更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

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疑斗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字衍。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疑參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課。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言爲之紐令事急可與。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在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侯二人，縣侯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言厚謙足以養其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

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疎者，牆外水中爲竹箭。舊作筭，今改下同。箭尺廣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慘者名。言操節人卽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如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下作疏，俗。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言湛溺大水與旱。不爲常令，邊縣豫種畜莞芸烏喙株葉，外宅溝井可實塞。真同。不可置此其中。言此數物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

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鳥麀。說文云：麀，鷓鴣也。此與鷓鴣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

故人舍豎子為殺麀饗之。亦見莊子。新序東齊云：鄒穆公有舍食。鳥麀必以糝。無得以粟。皆即鷓也。今江東人呼鷓。猶曰雁鷓。收其皮革筋角脂齒。舊收

收。皮作支。俱以意改。前即考工歟字。本搯字之誤也。羽彘皆剝之，吏禪桐，詳未為鐵錐，厚簡為衡，枉事急

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口為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

水中，無過一棧。說文云：撥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令俗別作筏。案唐隆閣禪師碑。又作棧。此作棧。皆撥假音字。塗茅屋若，積薪者厚

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

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

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

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視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蘭石

厲矢諸材，舊作林。以意改。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枹城矣，以輶車。漢書注：服虔云。

輶音瑤。立乘小車也。輪，此穀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輪，輪也。曹憲音枯。又音姑。廣十尺，輻長丈為三輻，廣六尺為板箱。

長與轅等，四高尺，繩蓋上，治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舊作者以意改。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庭而城方三里。」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孔子子守皆錯所更，墨本用孔子諱。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

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

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

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

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

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語墨篇：疑

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

堂高三尺，素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

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然其哀。見史記太

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踰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素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締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

有無文者得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

之時，黻無所用，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

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

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

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締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

有晏子以儉鏤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瓊，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

「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
用中下篇文。

吾見皆國春秋史。見隋李德林
重答魏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作沉，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

焉，故翟以地爲仁。見魏文類聚。又見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徵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見魏文類聚。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衡篇。見詩正義。

備衡法統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

申徒狄曰：『謂周公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於蚌蜃。見太平御覽。文二引。

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桀女樂三萬人，晨諫聞於衢，服文繡衣裳。見太平御覽。

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遣戎王以女樂二人，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辯然而不聽。」

一引作口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開，削斲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又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又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璫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又夫至巧不用劍。又大匠大不斷。又夫物有以

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埴埴以爲器，剡木而爲舟，爍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

見太平御覽，而文字亦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探撫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墨子卷之十六目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墨子卷十六目

尙同上第十一

尙同中第十二

尙同下第十三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節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

舊云十三同卷者
楚本分映如此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完第六十二

備蛾傳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樸守第七十一

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圖書目云：「自親士至樸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篇爲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尚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注之，卽自親士至上同。

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尚賢尚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据？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尚存，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墨子卷十六目

八

墨子卷之十六目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尙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宵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

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襍天下之川，胼無胼，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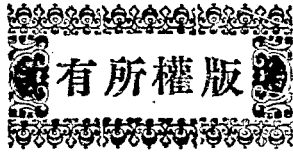
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辯士也。親士修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所如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

其脫誤難讀。而弁山先生于此書，悉能据引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倬、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子後叙終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發行



經	發	印	標	註
售	行	刷	點	釋
者	者	者	者	者
各省大書局	掃葉山房	掃葉山房	陳益	畢沅

新式標點墨子註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10
605031